

賭棋山莊所著書

賭棋山莊文又續集

目錄

長樂謝章鋌枚如

卷一

上沈叔眉副憲師書

胡蘊石墓表

國子監生王君介軒墓志銘

吟香室未定草序

節孝王母程太孺人墓志銘

散花丈室詩後序

祭學憲沈公文

時相山莊集

文及續目錄

張亨甫全集序

東嵐謝氏明詩畧後序

莆陽金石初編序

答石生泝甫

黃莘田綏江雜詩長卷跋

春輝閣初草序

光緒重建鎮海樓碑記

吳穀生墓志銘

丁耕鄰墓志銘

布政使司布政使藹仁龔公墓志銘

卷二

鼇峰載筆圖跋

誥授中憲大夫 晉封光祿大夫陳公墓志銘

王滄州家傳

林文忠日記跋爲公孫子經

燕愉

通判作

邵母林淑人五十壽序

桂平縣知縣黃君家傳

李藹如七十壽序

張子廉墓志銘

致用書院文集序

陳母林太夫人像贊

并序

黃母李太淑人壽序

傅鈔杜律詹言跋

漳州總兵洪公壽序

陳母闕太恭人六十壽序

林君靜齋六十有五壽序

賞四品頂戴團練大臣前陝西山西布政使林公墓志銘

劉澹齋元配方孺人墓志銘

承霽居印草序

與陳叔毅書

今夏侍坐緇帷先生出此冊見示且命校讐於是距文續之  
刻又已五年先生年七十有七矣聞見日以新老成日以遠  
一編靜對淵淵乎牢騷若楚頌感歎若連琴古之傷心人固  
別有懷抱哉光緒丙申門人陳寶璐謹識

右文集若干篇先生辛卯歲以後稿也立言樹義類關風教  
不徒以文字見長而沈摯之極時復慷慨流哀蒼茫變徵固  
年來時事使然抑具真性情者其發越自加人一等歟後之  
讀者因先生之文論先生之世覺涸洞風塵而烏石山中歸  
然一老覓絕人間將不勝感慨係之矣光緒丙申門人黃彥  
鴻敬識

賂棋山莊文又續集卷一

長樂謝章鋌枚如

上沈叔眉副憲師書

謝章鋌謹啓夫子大人函丈日昨旌從枉過辱賜顏色章鋌待  
聆教誨旣喜且驚自念睽違門下十餘年矣麤瑣之鶴不飛不  
鳴乃夫子施逾格之言使之備一得之采章鋌雖愚無知敢不  
竭其悃悃乎昔小峰座主來閩亦叨下問章鋌集中曾有答書  
似學政之大略不外是矣今則竊謂夫子之留閩又與凡學政  
稍不同凡爲學政者潔已愛士便云盡職若以風憲之官操教  
士之權則風化於此出焉似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夫講學

有宗旨居官亦有風旨伺吾下窺吾左右者莫不以吾意所趨向爲趨向殆未可以尋常塗轍拘也夫助吾教士者非教職乎教職果皆賢乎然亦未嘗無賢察之察之其果賢歟輕則優以禮貌重則破格而保以虛銜不爲過也受吾治者非廩附乎廩附之不肖雖無人舉發察之察之卽與以斥革甚則治以應得之罪非苛也擇其賢而有志者一二勿任以事而稍優以薪水令其隨棚讀書與之言敦品績學之要此兩事人數皆不能多而風聲之所樹將有聞而感激興起隱自磨濯者矣屆試自有場規但古學之試頗足覘根柢題須經史有故實勿令風雲月露可以填塞苟其成篇不空疎則多由於伏案攻苦多一伏案



攻苦之日卽少一爲非作奸之日庶幾文得而品亦得乎舉優  
本重器識而後文藝品優雖文稍遜不害其爲優品不優雖班  
馬崔蔡亦且姑置不必以厯試之等第爲憑殆宜明查密訪窮  
寒幽僻勿棄富貴有聲勢勿獎以此發縱指示雖所得不過數  
人而學校之中其不至於囂然不靖矣至童試則面試之時坐  
鎮嚴校真僞立辨誰能爲吾弊者又書院學政之所有事也近  
來學官不事事教養之法寄之於書院其在外縣外府關係尤  
甚蓋不止文風之盛衰已也然而難言之矣善之遂無術乎嗟  
夫人心之陷溺亦已深矣士習之陵遲亦已久矣世路愈窮廉  
恥愈枯潤之以風雨須先鼓之以雷霆未歸束約不能不極力

約束之既循約束則人誰無過稍與以寬假彼或愧而不敢玩也語曰子溫而厲又曰聽其言也厲意者溫中之厲殆有不可以已者乎章鉉恃愛之深夫子又作其敢言之氣不自知其率爾也

胡蘊石墓表

君諱廷琨字蘊石一字玉銘江之甯化人四歲失恃育於祖母  
劉及長慷慨有大志祖肯堂官戶部員外郎父贊元官兩廣鹽  
運批驗所大使累世仕宦家饒於資君以諸父諸姑未婚嫁身  
任其事必使各足以自贍服闋筮仕湖北鄂省多水患君視隄  
防躬親畚鍤不避風雨制府林文忠公賢之特疏入 告未及  
用署安陸府經歷檄代荊州府枝江縣令君恤饑寒問疾苦隻  
身往來民以安集歷權江陵縣丞襄陽府經歷補布政司經歷  
兼鹽道庫大使民安之上官以爲能丁繼母憂遂歸哀毀如所  
生喪葬不以諉諸弟釋服復之鄂粵寇已迫湖湘間作戰守議

獻之天府不省時事日棘遂解組去未數月鄂竟失守君度門  
卻掃將不出矣而粵鹽疲敝當事以君通達利病强其改官鹽  
知事適長子鑑以進士卽用廣東君乃決計棄官就養永安縣  
署未幾病遂卒年五十有九夫人侯氏廣東長樂知縣坤元女  
歸君逮事重闈得其歡自隨宦以及歸隱朝夕相莊無違言後  
君二十餘年乃歿年七十九子三長卽鑑也次鑠早卒次欽癸  
酉舉人江西試用知縣孫觀濂觀洛觀潮此其犖犖大者餘詳  
行狀及墓志汀州居閩省丙位山幽阻水自爲源其人多卓犖  
能自立故理學有派古文有派詩畫亦有派而氣節負奇之士  
時復間出蓋其山川之嵒嶽而淪勃者然也卽如君居家不容

財當官不辭賢勞其心磊落無一毫委瑣推其量所至雖受大任建大功業亦何不可乃跼蹐於丞倅推移於守令終無以盡其用行狀所謂大者既不爲世所知小者僅試於一官一邑蓋慨乎其言之而謂執此足概其生平豈通論哉然則君雖久登仕版殆猶是賁志而終矣君以鑑官加四級贈通奉大夫侯氏封夫人殆亦積善受福之一徵乎鑑久聞名予未及見往者予主講廬山白鹿洞道南昌與欽數共杯酒每聞人言德齋長者德齋者欽字也意者君未盡之蘊將大發其光於其後人也而君可無憾矣

國子監生王君介軒墓志銘

歲庚寅今兵部侍郎祥符沈公以讞事蒞閩遂留視學先是丁丑公分校禮闈章鋌出門下遂得數從公游一日公手一卷曰此吾友王玫伯先人行述也子盍爲之銘章鋌素聞玫伯賢視其述應銘法重以公命遂不敢辭按述君諱士春字介軒黃巖人系出晉太傅導祖景生學行重於鄉父華子二君居長家故貧君年十餘卽學賈性至孝得一錢亦必歸獻諸父父撫之曰汝年幼卽能如此乎父泣君亦泣父教子素嚴稍不當意卽厲聲色君屏氣引罪必得其歡心已而父病甚問曰我如不起後事當云何君泣詳對以禮父曰汝真能如此乎孝子也父旣歿

債負益夥食指數百君困迫不堪仰天嘆曰吾生平不貪非分財又恥於干人今若此惟閉門餓死耳尋自解曰吾家累世無失德吾平日事無不可告人者我有子五人天斷不使我餓死也復充然若甚自得遂絕口不言貧遇喪祭必以誠三族吉凶遺問無有缺先世嘗集資以勸葬力繼弗敢懈而延師課子尤竭其心以故致伯得專於學雖知其家之不豐而不知其艱難困苦至於此極也君於世情甚淡暮年好蒔花手茗相對撚髯微笑或以米盡告弗應顧致伯曰汝他日當居官以官富非吾望也事母程太孺人所夕不離子孫羣侍君曰吾家今日幸無恙吾母一人之庇也吾家貧不懼懼吾母衰耳旣而君病母亦

病君自謂病無害。麾家人去。善視母。乃母愈。而君竟卒矣。年五十。有八墓在藥山之原。配周孺人子五。長舟。瑤。光緒戊子。優貢己丑。恩科舉人。卽沈公所稱。玫伯也。次正。閑。正心。正廉。正源。孫一人。玫伯之言曰。吾先君無寸田半粟。撫吾弟妹十人。以長以立。今吾大母年八十有二。吾母亦將六十。白髮蕭然。愁思不成寐。起坐挑燈。話舊事。輒歔歔於邑。家人俱流涕。小妹甫十齡。亦泣舉室。嗚嗚淚注地。濕圍徑數尺。悲夫。悲夫。天下之苦孰有甚於無父者耶。更孰有甚於吾家者耶。嗚呼。何其言之沉痛也。以予觀君父子之間情。真意摯於倫常。無所憾語云。安貧樂道。蓋有道焉。貧亦何病。今玫伯襄校學幕。而經術行誼盛爲沈公。



所推許雖欲長貧其可得哉銘曰

不忘溝壑志士則有子无咎食考德萬歲千秋視此刻

吟香室未定草序

梁溪楊蘊輝靜貞

梁溪楊荔裳蓉裳兩先生著作有盛名其季蘿裳先生於長短句尤具神解近予始得讀其集董太淑人者其女孫也太淑人胚胎先德蔚爲女宗既工畫又善詩其賢子元亮出以示予請爲序予竊維婦人有四德出入告師氏公宮之教成所以甯父母也蓋古者祭祀賓客君與夫人皆有事圭璋鼎俎之地有禮儀焉所謂容也有辭命焉所謂言也而琴瑟之音韻之以副笄之德則詩者尤其言之精者也彼柏舟燕燕諸篇特其緒餘之流露耳然其中貴家學焉班姬長於史韋母深於經非惟其天性好文無亦耳孺日染淵源有自羌習禮而明詩苟非虛穢

氏之女其能爾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後世婦學不講婦人之知言者妙矣不亦四德而缺其一乎然則太淑人之詩彌足貴矣其詩綿芊溫麗猶是祖硯之餘波而生長江南尤得山水明秀之氣諸體莫不工詠物時見寄託迨晚年甲申前後諸作感事懷人情深而筆健視舊格有進焉其詠落葉云墜地便成無用物因風時作不平鳴竹簾云明眼中分疎密意虛心早具捲舒才落花云身前三慧業驚心夢悟後繁華過眼塵旣言近而旨遠矣至晚年惟好靜二長篇末云恥爲倉內鼠權作書中蠹持此簪花筆不欲工眉嫵則太淑人之高懷遠蹠躍然紙上其才爲謝女詠絮之才其心爲敬姜論勞逸之心必不欲以柔脂

膩粉汨沒於尋常釵釧之中也所謂詩可以興者此歟古者轡  
軒之采國史爲之序卽今關雎葛覃諸小序是也然則編摩全  
集粗陳梗概其亦古義之所許歟因不辭而覲縷之如此若夫  
太淑人生平閭德之懿則昔者周甲稱觴予文已備茲不贅云

節孝王母程太孺人墓誌銘

閩省治自第一樓達甯越門俗皆稱爲南大街對衡而列肆者  
不下千數百家中途有肆樸而潔前以處梓人後以聚兒女則  
節母程太孺人之所居也諸肆以富勝而母以德聞母嫁於王  
世居東關外竹巽其夫春榮善刻字乃入城鬻其技然而善病  
事多命母總其成未數載竟歿母時年二十五遺一女一子女  
年十二殤子則懋中也懋中曰吾喪父年甫六歲家徒四壁立  
母百計捭搯自喪而殯而葬朝夕屑涕母不言懋中亦不知有  
所問也有集資爲善舉者月以錢卹鰥婦其司事素知王氏或  
謂告之必得母曰節者人敬之豈有希人敬之謂節也卒不往

然當是時粵寇躡南北世不重文字所業愈微懋中已就傅母命輟學歸謀活其師惜其才願謝束修力勸勿廢母泣然曰讀書知義理卽不顯亦不至爲惡非敢薄也勢實不兩存且治生爲急亦儒者之道也孺子果可教曷少待於是懋中年十二矣旣九年出入頗有所賴懋中雖日在塵坌中不廢書亦粗解文理母乃復命之讀然夕入學館而日猶在肆也又六年入郡庠母曰某某高巾濶袖岸然負讀書名而卒無所成就今爾幸廁學官當益自勉勿虛此襟衫爲懋中有二三執友招課其子弟母均令謝去曰爾未嘗學問勿輕出誤人其後聘者愈多愈堅乃不忍卻自是師名大起禮幣相望然非母意也母治家不嫌

瑣屑凡事謀以豫粒米寸布儲以備急先是母之女殤痛甚乃養所親陳氏女爲女後歸於傅稱爲傅妹懋中曰自吾之婚傅妹之嫁同堂二兄一姊伯仲兩舅氏諸婚嫁多者費二百餘緡少亦數十母皆謀之八九年四三年而後得舉一事吾外王父逝世諸舅率依吾母迨成家室然後去二舅母初產男病痢不能乳僅四日抱之歸覓媪乳之室隘食又粗糲雖吾母與共媪不能堪辭去再易輒如是遂日乞乳於外而夜自飼以資飫大舅氏與舅母相繼逝遺二子穉甚傅妹壻歿有三子一女家無所資亦皆食吾母之食以故懋中俯仰無多人而食指恆以百計然而吾母未嘗有德色也卒年六十有四蓋在光緒十六年

合葬於山重山去竹巽故居七里而近子懋中戊子舉人候選  
教諭孫承基辛卯舉人女一卽所謂傅妹也孫女一曾孫女二  
懋中曰吾母自府君卒垂四十年更歷困苦以長其子孫其可  
言者止此什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然而觀於此則懋中亦  
可謂善言德行矣抑吾又聞之懋中九歲時母密付錢二百令  
市毒藥懋中雖幼頗知爲不祥物不敢應母怒撻之子泣母亦  
泣夫人非至於萬無可如何未有與死期者然不期於死而母  
舍生取義之意不彰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士不忘溝壑之心亦  
卽向者母不以節希人敬之旨也嗚乎難矣卓矣懋中始從吾  
友何伯希遊介以見余及予主致用講席懋中與其子承基皆



在門余觀十數年來君恂恂於子弟之中世路險巇不無讒慝  
君弗辯余欽君有養而愈嘆其能承母教也節孝之後其家必  
大君其勉之以永罔極之思也已銘曰

五彩彰施後於素三加彌尊先以布皮之不存毛焉附厥真不  
漓厥根固嗚乎是乃節孝王母程太孺人之墓其子孝廉其孫  
孝廉家日以興臆何故

散花丈室詩後序

昔友劉芑川嘗謂予曰教官冷官也亦安於冷而已矣安於冷者不罔士不嗜錢而已矣然而教之職不易稱也教之事尤難言也則且閉門吟詩以寄吾愛士之心而已矣嗟乎由芑川之言觀之則爲教官者將必有詩乎將必無錢乎彼有錢無詩者孳孳乎詎非教官乎蘭筌先生亦無錢而有詩之教官也先生生長閩閩才氣倍人父九卿兄開府卽浮沉甘指盤中亦可擇善地以自肥乃先生歷官數十年身後曾無美田宅留貽子孫快意爲富人詩卷若束筍亦無力料理遲之又久若存若亡至今日其季子靖辰始搜羅殘缺謀之子予爲編定若干卷夫先

生之詩在當日有盛名早宜流傳而傳之不早者無錢耳錢顧  
不急於詩乎雖然無錢而有時可以有錢若無詩則終於無詩  
矣萬金之資數傳無不盡一卷之作或累世不能滅有詩可恃  
乎有錢可恃乎爲冷官者可恍然悟矣先生之配周夫人亦工  
吟詠有生紅館詩詞靖長錄附於此集後將賃聚珍版并印而  
行之若靖長者可謂不忘其親者矣先生生前閨房有吟侶既  
歿而有子能守其遺集是皆人世所難覩者冷官安於冷所得  
不已多乎嗟乎是昔者芑川之所爲咨嗟太息者也

祭學憲沈公文

維大清光緒十有九年某月日門人某等謹以庶羞清酌致奠  
於兵部侍郎學憲沈公之靈曰嗚呼觥觥我公挺生河洛繼周  
邵程勃宰理窟吾道其南公馳而作游楊一脈考亭攸託力障  
狂流聿承先覺鼓舞羣蠢納之爐橐如金入冶如玉被錯亭之  
毒之明其筋絡淬之厲之柔其圭鐸遠水潭潭萬怪凹凸大風  
回瀾騰龍墜鱷自古鳳鸞不同雕鶚至公易感捷於枹枹和不  
市恩寬不怙惡凜爾心刑勿與法搏社鬼叢神聞之膽落破客  
忘貪亦皆畏恪德星遽殞靈泉忽涸胡天不憖千聲一韻伊川  
武夷日益蕭索遺編在几蟲鼠是齧公兮歸來門牆如昨何以

報公求無愧忤嗚呼哀哉尙饗

張亨甫全集序

亨甫先生舉乙未鄉試與心來先叔父同榜予家頗有池館亨甫來會城輒過飲予雖幼無知而喜聞其議論迨予弱冠善劉芑川教諭芑川與亨甫爲摯交予因之備見亨甫已刻未刻詩心慕之旣而已酉予以副榜充貢同譜劉烱甫徵君肄業鼇峰時尤與亨甫莫逆時時舉亨甫遺事以相款動一日酒酣謂予曰亨甫天才也僕無能爲役吾子其庶幾勉之勿令邵武有人而福州長寂寂也予瞠目不敢答又後十數年亨甫之歿久矣宜黃符雪樵大令來閩需次見予詩傾倒雪樵固欽佩亨甫而芑川之齊年生也寵我以長句首云芑川死繼吾亨甫南國蒼

涼剩此才子遜謝尤不敢任嗟乎亨甫子固未受其知亦未從其教第以少而卽晤其人長而盡覽其書見其陽開陰闔不主故常詩之中爲有人詩之外尙有事才情橫溢而肝膽輪囷誠爲一代不可多得者也年未滿五十聲名徧九州忌者雖百出卒不能毀其文章海內作者十數皆吐棄一切而言及亨甫莫不歛衽卽吾鄉有志風雅者恐爲林高十子之派所囿亦且心摹手追隱視亨甫爲赤幟衆口一詞推爲傑士亨甫雖窮不可謂無知己矣乃遲之又久忽聞異論豈盛名之下難久居固宜有吹求之者乎抑兩賢相扼後死爲雄亨甫之同輩將盡無有能論定其是非耶昔明七子之將興也間途於謝茂秦及壇坫

既立而眇君子首被擯斥究之四溟之集固自若矣予無王季之才不敢效也光澤何君將重修亨甫全集託予及門沈孝廉丹曾求作序以予似能言亨甫者予老矣俯仰今昔感槩而觀纓之如此若亨甫之一生大節則姚石甫廉訪一傳備矣固無庸贅



東嵐謝氏明詩畧後序

謝氏初籍浙江紹興上虞縣我本支祖諱星字林壽宋末進士以殿中侍御史出知玉融州事今之福清縣也遭亂不得歸乃渡海寓東嵐村今之平潭廳俗所稱海山者也終元之世務農不仕明初有遷界之令遂卜宅長樂之江田里數傳子姓繁衍發名成業乘便散處我本支十四世祖孟安公乃居省城自孟安公以下皆省居而往來江田江田蓋宗祠在焉耳清興我太高祖云美府君治鹽筴致資巨萬名在六大姓之一惟時閩閩崢嶸冠蓋都雅賓客文酒互相誇耀獨我曾祖慈田府君早孤奉寡母閉戶讀書不交外事又得名儒敬齋鍾先生指授尤於

濂洛關閩之書有心得成蒙齋講義二十有四卷詩畧蓋亦其  
時所編纂也府君以慈儉持其身行修氣粹雖甚無賴者見之  
肅然戚郇有事紛紜膠輻得其一言以定章鉉生三歲府君猶  
健在府君之歿於今七十有二年章鉉始克搜討其遺書付之  
剞劂以靳稍慰府君表彰祖德之心於萬一然而於其講義中  
所謂倫理學問事功諸大端章鉉頑鈍不肖有志而無一逮焉  
嗟乎又將何以慰我府君耶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又  
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自茲以往庶幾後之人感奮振作不  
甘庸鄙讀其書仰其人數典不忘其祖則所以爲門戶之光者  
豈但博文采風流之譽而已哉光緒癸巳仲春曾孫章鉉書於

致用講院之維半室時年七十有四

莆陽金石初編序

金石之學上可以詁經次可以庀史又次亦可以攷彼時體制及文字之升降閩之金石前古少所聞見唐以來流傳漸夥其爲此學者自宋鄭夾深以逮國朝林同人皆有成書然大抵搜羅四方面而不盡注意於三山二水間也陳恭甫侍御修福建通志其中金石一類采摭極爲明備惜未刊行其後遂多散佚此則祇言閩省矣而猶非專收一邑也興化劉澹齋上舍博雅嗜古予曾爲序其所纂族譜一日復出其莆陽金石初編屬予及門林生鴻疇李生澄濤示余請序其所收不出莆田地近則耳目易周殆不思其不精矣而讀其所作題跋攷訂旣不苟而

文筆亦復淵雅信乎可以行遠矣雖然凡文字之託於金石者以其可久可恃也而有時亦不盡然漳州開元寺有唐咸通經幢寫刻俱勝予道光末游漳屢見之完好如故也及同治予主丹霞芝山兩講席時已經甲子之亂寺燬而幢亦碎然雖碎而其字亦尙完好如故也龍溪林孝廉廣邁召匠修之移諸其家負羶椎而來者遂不得見寺亦旋改爲試院左文襄公平粵寇回師暫駐於院中而朱子所勒石柱聯句所謂五百年逃墨歸儒者委埋土壤不知若干年矣是時忽出文襄見之大喜乃拈爲故實作楹帖懸之前堂夫天下之至堅重者莫如石乃此兩石忽見忽隱忽埋於土忽移於家其流轉不異一紙然則非有

人網羅散失聚而成爲一書又安知金石之必不銷磨哉而濬  
齋之作誠爲不可少矣君生長夾潞之鄉先正遺風未沫涵江  
煙景綿麗青山碧水綠樹紅樓之中摩挲碑刻日與古人結寂  
寞之歡吾能不爲之神遠哉

答石生泝甫

自君之海口道僕第接一信其一信未知浮沈何處始終未見  
戊子信到已在秋杪僕病甚未能執筆且所答何止一二言及  
病間則冬深矣想足下嘗解館旋里乎移寓乎未可知也因而  
輟作僕於及門素所留意者莫不視之如子弟初無所輕重厚  
薄於其間至寄信之疎數答信之遲快則時與地爲之無所容  
心君何訝焉刻接來槭欣喜無量反覆細讀覺氣倍詞前鄙人  
望而却步僕於經學疎淺然寶竹坡之解紛僕實不以爲然第  
念其虛心過人數千里相質雖舊爲同年未嘗謀面是以發於  
伯潛然亦第就竹坡論竹坡並未及古文之真僞毛閭之是非

末云不問不毛不能脫閭毛巢曰此卽足下天下是非無兩立之說也竹坡之病正在兩立僕無閭氏之精核毛氏之才辯又安能爲之調停足下殆隨手閱過而未及細思乎且窮經非立黨詰經非佐鬪有何勝敗可言五鹿折角戴憑奪席未嘗不分勝負然兩君之說至今未見流傳想一時口給固不足恃耶從來名士每好訾警前輩近時江河口下浮薄愈甚僕以爲我說非而彼說是則折而從之不爲辱我說非而彼說非彼不我從則且自成吾是何爲喋喋紙上以詩書爲矛戟哉至今日之談今古文者其巧於爭名尤可鄙笑閭惠諸老以下雖淺深不同而皆讀書好古朝得一證暮得一問要皆從考索而來近之黠



子卽就其所考索者反而攻之是真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者故  
一日之內可草數條一月之間便成數卷巧則巧矣不知其居  
心何等也而猶自命曰吾窮經也吾衛道也此非僕所敢知也  
照相僕素不爲此無以致寄但憶六十歲時作一小影張之方  
鏡曾自作贊中數句云累嘗蓼桂不言苦辛累觀龍螭不知屈  
伸行萬里路無救於貧抱一卷書若終其身虛生六十無補君  
親競競晚節以保其真此作未入集今節錄相視庶足下如見  
吾面焉鄙箸數種足下所欲得者並附致

黃莘田綏江雜詩長卷跋

秋江集詩風骨風調俱勝雖生平淵源許鐵堂而秀韻天成自有翛然塵表者然何嘗非晉安風雅之一派哉先生之去官也以賦詩飲酒不理民事被劾先生卽以劾語旌其歸舟但先生素嗜硯家有十硯軒又自號十硯老人矣而其任高要也端溪諸坑皆在所轄來時不求一硯去時亦不受一硯見林蒼崖辨香堂集十硯此豈不理民事者之所能哉凡人必有真性情乃有真品格有真品格乃有真學問有真學問乃有真文章有真者不虛僞不塗澤也予舊藏先生所鈔崖州志不下數十開首委無一錯字筆筆出入歐柳蓋中年作也此則晚境矣漸近於化所謂亂

頭粗服無不佳者合之詩愈足見先生之真矣韻舫太守同年  
出示命跋嗟乎此卷得歸韻舫殆可無憾乎

春暉閣初草序

王和卿夫人其尊甫諱修文子已酉齊年又中表兄弟也歸劉桂菴孝廉則予同譜中所奉爲文章道義之交燭甫徵君之冢孫也夫人予雖未見而聯以譜誼戚屬則不啻其見之矣桂菴以夫人詩文見示集中諸體皆工而賦得之作尤善足與其外祖母梁蓉函老人競爽矣嗟乎此道固貴有淵源哉昔九山宮詹官翰林以應制爲職業與同官習熟此體今所流傳九家詩者是老人以愛女隨侍濡染既深合弦應節著手成春遂與其所爲古近體並重一時吾閩故有鼇峰書院老人旣歸閩每院中課詩宛若姑姊妹莫不代人求捉刀一日院長陳恭甫太

史告人曰吾昨於課卷得荔枝香七言古吾意非諸生筆及遣  
人密訪果出梁蓉函閨秀噫可謂聰明不鍾於男子矣今夫人  
手筆風格不亞前修桂莽計偕求仕若捷南宮官侍從則八韻  
之篇胥宜內助出而馭歷中外極命風騷則老人山海關壯游  
之筆尙有孫傳何施而不可哉鄙人於緇林丹鉛之暇猶當誦  
而傳之藥階退叟謝章鋌書於致用講院之惟半室時年七十  
有五

光緒重建鎮海樓碑記

鎮海樓者建北城之標障北山之缺禳災戢塞幽陰非徒飾形勢壯游觀也高卑廣狹尺寸皆有規制舊制高六丈有三尺或曰五丈有九尺深七丈有二尺廣十三丈有七尺繚以周垣厚五尺有三寸自明以來迭燬迭修皆如制咸豐十年又燬修者恣行意見較舊忽卑三尺又不堅固牢實日就陵遲屢議改作迄今乃成按之舊制尺無所短而且寸有所長興工於壬辰十月落成於癸巳九月費白金一萬八千餘兩自將軍希侯總督譚公以下官紳皆有勞其詳例載碑陰財力之多艱議論之不

一幸而得成其可忘耶且夫樓以鎮海名工在樓意實在海嗟

夫海風叫嘯海水飛揚登斯樓也其烈負中流砥柱之心哉是  
爲記

吳穀生墓志銘

近予以老病寡歡而還顧戚友亦尠順境丁莪池計偕報罷歸未數日病歿予走哭之方侘傺無所控告而吾姻吳君穀生之孤士賢以葬期間請爲志墓蓋距穀生之歿倏忽將大祥矣老者日以遠壯者不能留予益用憮然噫莪池者林穎叔之壻穀生之甥女婿而予中表兄弟之子也初穎叔自秦歸爲其第三女擇對或譽莪池穎叔徵諸予予曰信然而貧甚穎叔曰吾女能爲貧家婦君勿慮請君爲聯二姓之歡旣問名莪池卽於是秋舉於鄉時穎叔在鄂穀生聞報則大喜自携百金造莪池所居資其乏於是穀生乃始見莪池過子詒曰夫子果巨眼偉哉



壻也雖萬金不與易予曰此自穎叔意耳予安爲力自是穀生每見莪池意加厚屢曰是必翰苑是必壽考卽予亦以莪池逢時利器豈料其年才四十上春官而竟以孝廉終哉嗟乎莪池無論穎叔卽何以慰穀生耶且夫人事變幻不可臆計興滅如雲氣消長如潮痕謂非莫之爲而爲之耶夫穀生始固一富厚長者也家世習賈致高資良田美宅俯仰俱足緩急有無叩門無不應而予交穀生二十餘年無疾言遽色無華衣侈食純樸謙退鄉黨稱爲善人誠哉其爲善人也遭時不利頻年折閱家遂落遷延及身後其貧幾與莪池等然而莪池竟不克有其生矣而穀生年逾七十有子有孫家室和平又豈莪池之所敢

望耶穀生諱汝霖世居螺洲爲明工部侍郎諱復後配恭人林氏婦職無缺能相君合葬於北關外內馬鞍塘龜山其穴君所改卜也子士賢議敘同知加級贈君中憲大夫孫倬早卒次僎次偉次儀偉子外孫女壻也曾孫曾澤曾祐曾祚曾愈予以多病戒文字役而其孤謂知君莫如予乃質言以應不鋪張赫赫也第念穀生往矣而予與穎叔白首相望屢聞不如意之言其有以自遣耶銘曰

是爲穀生之陰廬銘者謝枚如親戚情話爲君娛體魄之安君所圖嗚呼

穀生將葬其子來徵銘而事略未具予督之其子曰先君生

平君所備知以君意言之可也銘成或議以爲喧賓奪主不知此自韓法觀韓炭盧於陵等篇自見而其源則導自史公孟荀列傳也是作以開首二句爲根以下所及無非戚友其舉莪池卽以寫穀生著力爲富厚長者四字作證又何賓之非主乎古文法不明久矣此特其小小者耳故旣刪而復存之

丙申九月晦日記

丁耕鄰墓誌銘

予三歲失恃然猶及見外大父階庭府君府君姓丁諱桐進士官終刑部員外郎素擅文名耕鄰之曾祖也祖隱德不耀父早卒節母楊太安人苦志撫孤家以不亡耕鄰諱芸有兄曰菁字莪池二十舉鄉試十上春官不第甲午報罷歸喉疾倉猝中死法先一年耕鄰已病目至是哀傷感憤病愈劇然事稍閒猶是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未嘗一日逸也旣而愈悴愈力汲汲顧影若不及莪池方卒哭而耕鄰遽以失血終同產手足之情以身殉之哀哉莪池專治進士業耕鄰尤有意於古作者相繼湓逝丁氏之菁華盡矣蓋十一月十七日也年三十有六光緒乙亥

丙子間福州頻年被水百物蕩然無以爲生子與莪池同居京師一日莪池出家書視子氣直語雄摹寫水勢若波濤洶湧之聲起於紙上予問書誰作莪池曰弟芸也予曰難弟哉異日必以文鳴逾年子歸遂招之課孫丁亥予主致用講席耕鄰遂從予游與之言無所忤反覆之欣然相悅以解攷據詞章皆得大要性和而介意所不可雖未見辭色而人不能奪深藏而固積載道之器也其家高祖曾祖及羣從曾伯叔祖率有著述散失銷磨不成卷帙耕鄰窮搜密訪或全篇或零句有見必錄子謂之曰子之所爲一家文獻之所繫也安得有心人盡如子者乎是時耕鄰方假聚珍板摹印其曾祖晉史雜詠以行其餘所排

纂未終而竟舍之去嗚乎先靈其能無恫耶搜其篋惟爾雅郭  
注溯源古文論語鄭注輯本左傳五十凡義證公羊何注引漢  
律考晉史雜詠注歷代閩川閨秀詩話 國朝閩川閨秀詩話  
續編柏衙詩話柏衙人物傳成書尙有閩文選閩中石刻考

國朝閩畫記丁氏家集有可觀齋經說有可觀齋詩文未脫稿  
雖叢殘多有關掌故云耕鄰娶於黃能相其夫子及門芸澂之  
女兒也耕鄰與芸澂同登戊子科才學埒並情好甚篤其相知  
而相饒者不盡關戚誼也芸澂致予書略曰耕鄰四歲孤露中  
年棄世老母在堂一子兼祧生平述作未襮於世窮士遭際至  
斯而酷然耕鄰雖死而其心不死也湮沒不彰抱恨曷極維夫

子賜之誌銘彥鴻當磨石書丹以歸其孤嗟乎微芸澈言予亦思有以塞吾悲雖然予文遂足爲耕鄰增重耶且耕鄰梗概芸澈數言已備予能加於芸澈之言之外耶昔者祥符沈侍郎留閩視學侍郎予會試房師也以予掌教向予求士予敬舉院中十人以獻耕鄰芸澈與焉並舉其所長曰兩生年富嗜學各有成就丁安詳黃僦儻乃未及三年侍郎薨於位而十人中周星仲及耕鄰已歿其二豈天地之欲閉耶何賢人之多故耶悲乎耕鄰之子元卽所謂兼祧者年方十六芸澈謂其讀書有志似其父嗟乎繼起而大其宗者殆在元矣其葬事芸澈主之期在明春墓在某山之原嗟乎骨肉歸於土死者之事畢矣予友教

四方三十年門士千計求如耕鄰之淵默慧照者蓋亦不可多得老淚闌干其能已耶況其爲外家之望耶魂魄不可招吾爲楚音以哀之曰

聖不經於川精兮夫何喪予而祝予百感叢生於昏晝兮吾甯有私於吾徒沉霾忽其蔽空兮萬怪惶惑欲曜厥目鏤肝鉅腎猶未已兮哀哉嘔心以爲福道崑崙而經元圃兮天門詖蕩吾將登虎豹怒號鸞鳳失勢兮一落千丈委此峻嶒疑噩信之傳訛兮告者聲哀而出涕戮土伯而刺鬼雄兮愴就陽之無計枳棘欣榮以塞道兮荃蘭獨被乎嚴霜楹書帷帳慘其何恃兮屹屹荏冉乎北堂謂憂患始於識字兮豈詩書之有毒願醉夢以



韜吾真兮曷耿耿而甘局促路險難其孤行兮追哲昆而哭之  
彼逢時利器尙不得濟兮云胡抗心希古之不顛覆也

布政使司布政使藹仁龔公墓志銘

閩龔氏以循良顯名天下近者山東巡撫丁寶楨具其四世政績請付史館立傳得旨報可曰兩淮鹽運使其裕曰江西饒九南道嶸曰雲南鎮南州知州一發曰甘肅蘭州府知府景瀚就中蘭州最有聲則公之高祖也其得載國史者則以公署濟南府時序功辭勇號求大吏代奏而允行也靖亂先吏治公之意蓋遠矣公諱易圖字藹仁曾祖諱式穀安徽壽州知州祖諱福康湖南靖州知州父諱耀孫候選主事誥封光祿大夫母邱太夫人兄弟四人公居長逾冠由庶吉士改官知縣選雲南縣是時英夷寇天津捻匪充斥行至汴毛旭初侍郎方督

師奉留差遣公遂從軍以截勦劉添祥功加知府銜駐軍歸德  
部議軍務省分人員不准留營奉 旨遣回本任侍郎以公帶

勇出力咨部公遂率六十騎從侍郎守杞縣僧邸殲賊於尉氏  
公乃隨軍攻金樓百日破之斬女酋姚部氏而部議復促赴滇  
奉 旨以知府留滇補用公既行將入滇適 上諭湖南巡撫

毛鴻賓舉知兵人員赴東助勦毛公舉三人應 詔公與焉而

張石卿張子青閻丹初諸大帥以公英年曉事皆欲得公 朝

廷亦微知之奉 旨開雲南縣本缺 賞戴花翎仍 准留營

差遣並交東撫隨時察看蓋異數也閻中丞檄公入節署以吏  
事相切劘中丞謂欲強兵必先富國欲富國必先安民欲安民

必先察吏孜孜焉日求循吏皆與公之素意合公亦盡言無隱  
政事大舉歲終中丞以公爲東省不可少之員應否回滇抑留  
東補用請 旨奉 特旨龔易圖以知府留東補用以資得力  
是在同治三年自是而後髮逆賴汶洗邱元才擒逆張總愚任  
柱牛老洪等糾匪十餘萬由豫竄東裹脅日益衆僧邸戰死諸  
帥皆無功公磨盾枕戈殆無甯晷 朝旨遣提督劉銘傳援東  
命曾滌生相國爲 欽差大臣中丞自將至宛以公總營務  
時 朝旨主守黃河公以運河爲東省門戶議守運法相國欲  
調公歸其幕中丞爭之密薦於 朝得記名公議東平濱黃運  
兩河宜設大營扼要害時運河涸諸軍營壘未立中丞付令箭

委公視師賊數千騎趨河岸公擊卻之西竄豫相國議築河壩  
公請自任相國壯其言責三閱月成工自澠日至濟甯二百餘  
里公率二十八營司其役如期而畢賊復至攻開河中丞檄公  
督師公率十餘騎夜至賊方西擊圩公由東入圩軍歡噪賊以  
爲大軍之至也遂退旦日公率從騎渡河視地勢爲設營計賊  
萬餘布陣於西相距二三百步不敢逼遂入湖口與副將曹正  
榜燃礮擊賊賊退公令斷堤築壘使正榜守之賊攻袁口公趨  
赴備嚴賊不得隙遂竄皖事稍定公返東平中丞疾丁稚璜方  
伯權篆遂實授公補東昌守仍兼營務以扼守運河功奉 旨  
以道員加運使銜丁中丞過東昌命公總河北事計東昌本屬

外泰安之東阿充之壽張陽穀曹之濮范朝觀濟南之平禹德  
齊及臨清之夏武邱凡捕匪事均隸焉擒匪竄入東公馳至張  
秋賊已由戴廟突入東阿中丞斬戴廟守將朱萬美戴廟東阿  
距張秋皆十餘里賊踪及河岸公率副將黃兆昇禦賊賊沿南  
岸東趨公飭遊擊楊長林率舟師東下一擊於魚山再擊於灤  
口三擊於齊河公又約河北紳士集民團一夜得數百萬人自  
張秋抵齊東三百餘里無隙地公奉嚴旨如有一人渡河卽  
以軍法從事賴公兢業得無隕越賊入青萊中丞率諸軍躡之  
朝命李少荃協揆視師率淮皖各營至濟甯議與東軍分守  
膠萊河張秋以西至濮范公主之議甫定而直境梟匪蠢動梟

匪多臨清館陶人公前輒令候補知縣耿光裕密捕得其曹寘  
諸法餘匪逃直境有王五者勾煽鹽梟楊三聚馬賊數百乘擒  
過運民心震懼起事官兵輕敵而敗勢愈猖獗然賊中以吳丕  
基馬清和爲最驍悍公駐館陶賊來詐降公令其入見擒吳馬  
斬之整兵而出笑曰二凶去賊無能爲矣官兵追之急竄德州  
恩縣公先遣黃兆昇邀之於苦水鋪復調守備石魁陞馬隊與  
之合賊至解鞍欲息我軍夜突入其寨殺斃殆盡餘賊潰入夏  
津夏津令郝植恭先得公檄調民團扼其去路公臨前敵殲之  
梟匪平擒匪自出膠萊河其勢衰而諸首逆竄散相繼擒馘擒  
匪亦平公念河北瘡痍未復請於中丞往撫之至德州謁李相

國得軍餘米數萬石命賑被兵之家不足復請於中丞發省儲  
米以濟民乃安七年以滅梟匪功得 旨以道員遇缺儘先題  
奏七月調補濟南府知府十二月又以肅清擒匪功奉 旨補  
道員後加布政使銜九年中丞薦舉東省賢能守令列公第一  
奉 旨龔易圖才具政績俱有可觀實爲東省出色人員深堪  
嘉獎著丁寶楨飭令該員勉爲循良勿得始勤終怠公捧讀感  
泣請畚入都引 見隨擢登青萊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議設  
育嬰堂卹嫠所又立兼善堂爲貧民施粥施藥施種牛痘施棺  
施寒衣 今上登極 詔中外籌議海防公上防海芻論八篇  
李相國親蒞煙臺與英使威妥瑪議滇人殺馬嘉理事兵船來  
賄祺山莊集 文又續卷一



者十三國公內撫外防終役無害俸滿入都 召見詢東事甚  
悉公請假修墓抵閩大水督撫留辦賑務捐萬金爲倡東撫奏  
催回任未至擢江蘇按察使數月丁外艱服闋補廣東按察使  
逾年授雲南布政使未行調廣東布政使移調湖南布政使數  
月以前粵藩任內事被議落職後以順直水災賑棉衣三萬襲  
奉 旨開復原銜公罷官後太夫人尙在蘇州公頻年往省旣  
丁母憂不久公亦得末疾遷延不起春秋五十有九祔葬中房  
雙峰山贈光祿之壘夫人劉氏子五晉義銘義鴻義楨義同義  
或議敘職官或在庠昔蘭州厯官精通兵謀公亦以書生殺賊  
蘭州所著澹靜齋諸書宇內傳誦公亦撰谷盈子並詩稿十六

集後先相望非所謂克繩祖武者耶予與公之先大夫世好也  
公子晉義肅衣冠來徵銘二三戚友迭爲先容予不敢以老病  
固辭因撮要書之若其詳則有公之自著年譜在弗贅也銘曰  
其才卓犖其氣英出手有字胸有兵長城屹立登萊清河清海  
晏民不驚循良之裔宜簪纓雄心未已哀九京稼軒後身無乃  
眞